



泉源

雜誌

第...

...

# 我們的信仰

聖經是我們信仰的根基，我們相信全部聖經每章，每節都是神所默示的。「祢（耶穌）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馬太十六：16）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提摩太前書一：15）

「除祂（耶穌）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傳四：12）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以弗所書二：8）

## 宗旨

聯合信仰純正，有同一異象與負擔的弟兄姊妹，把耶穌基督的福音傳遍地極。

## ● 免費贈閱

## ● 歡迎函索 ●

# 本刊

每六週出版一次  
加拿大貳等郵資許可證一六五一號

編者：「泉源」編輯委員會  
記者：楊錫鏗 弟兄  
出版處：溫城中國基督徒團契  
通訊處：THE FOUNTAIN,  
P.O. BOX 1122,  
WINNIPEG, MANITOBA,  
CANADA R3C 2Y4

遠東通訊處：香港 香港仔郵局

郵箱四六八八號 黃先生轉

## 徵稿簡則

歡迎各地信徒投稿。

稿件包括見證、散文、短篇小說、傳記、福音故事、隨筆、屬靈書籍介紹、研經、專題研究、各地基督徒團契通訊、詩歌、譯作等。請避免講道式文章。

一切稿件，由編輯及同工以禱告心情來刪改，決定取捨，轉刊、發行單行本，或用作福音單張或譯成其他文字。

本刊不設稿酬。  
本刊恕不退稿。

請以禱告之心情寫作，並為已信未信之讀者及本刊同工於主前代求。稿件最好在二千字以下。投稿人請附真實姓名。稿件可用筆名發表，但我們不能刊登隱名的來稿。

「祂看見許多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祂的莊稼。』」（馬太九：36—38）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撒迦利亞四：6）

## 注意

如欲轉載或翻印，請先得本刊書面同意。

因為祂知道  
我們的本體，  
思念我們  
不過是塵土。  
至於世人，  
他的年日如草一樣，  
他發旺如野地的花，  
經風一吹，  
便歸無有，  
他的原處，  
也不再認識他。  
但耶和華的慈愛，  
歸於敬畏祂的人，  
從亙古到永遠。  
祂的公義，  
也歸於子子孫孫。

——詩篇

# 泉源

第十卷 第二期  
一九七五年四月六日  
(本期出版六千七百份)

## 本期專稿

5 他們這一輩子——訪問老華僑 莫潤昌 鍾志凌  
8 不如歸？——緬大同學請去留 楊錫鏗 劉明湛

2 納爾遜河旁的夢幻 土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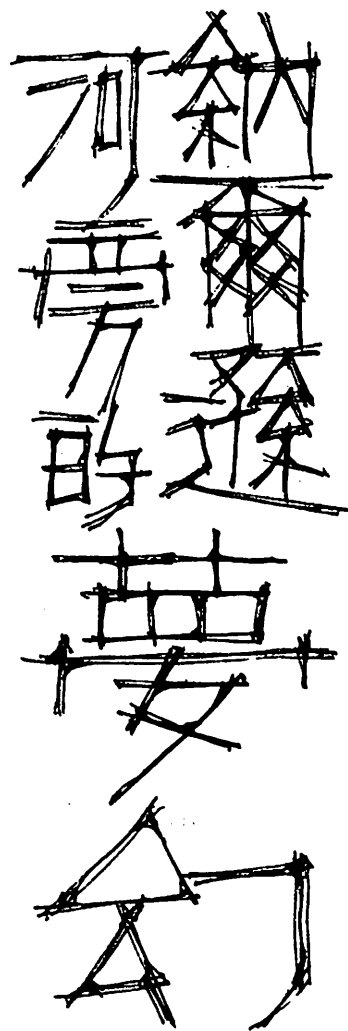
13 新來客 心如節譯

15 我愛「平等」 凌

封裡 我們的信仰、宗旨、徵稿簡則

7 更正啟事

16 印刷機獻金啟事



去歲

天未破曉，直升機的螺旋翼已在發動。隆隆的馬達聲使營中蹣跚在被窩裡的人也得起跳起來。

叢林探測營一天的程序開始了。你得跑到廚房向早廚叫了兩塊克戟（或兩隻煎蛋），喝過咖啡，然後去等待換班回來工人所帶來的消息。

那個從魁北克省來的法籍機師，根本就有些遲鈍。他往往要把那架歪歪的機直旋上升一會，然後把機身扭轉，才徐徐向河邊翔去。營地至河面探土的地方祇有五、六哩之遙，但機師往往要超過十五分鐘才可把這些在河上鑽探的工人帶回來。我一見

回來的韋陀，即問：

「到了河床沒有？」

「剛過了。」

「仍是在泥層，未到石床？」

「快到了。」

納爾遜河原是條不羈的河。洛磯山脈的溶雪，匯合了亞爾拔省及沙士加慈雲省的水道，使納爾遜河成了一道洶湧的猛流，每秒鐘內把近半五萬立方公尺的水放到赫德遜灣去。然而在這個仍是隆冬的季節，納爾遜河卻被厚層層的冰面壓得透不過氣來。也惟有這樣，人們才可在河面三處不同的地方分別去鑽探。

去年夏天納爾遜河的一段，像野馬般的凌厲，把那艘鑽探用的履船吞噬了。可憐在上面工作的畢喬治不知被湧流帶到那裏（我當時忘記了好幾天，但現在我的心又好象納爾遜河面冬天的冰凝結了。）今年，我們仍在河上鑽探，為了要把下游干拿娃巴這一段的納爾遜河駕駛起來，作為一個水力發電的基址。

□ □

湖泊千萬，叢林無數的緬北已是我混了好幾年的地帶。在這個

次北極氣候區域裏，那種西伯利亞式的嚴寒，該是比五百哩外的溫城更酷削。從高空三千呎的水機俯瞰，你會發覺這個加拿大丘陵地帶竟是那麼靜寂。在冬天，除了像刺般的青松在下面一枝一枝沒聲息的直屹着，四周是一片冷白。

數年前，在另一公司下遠征探礦的回程中，我坐在機師旁，看他自如地駕着操縱桿，這架單引擎的O-2的隆隆引擎聲，使我們彼此都沒有對話。我的思潮卻沒有給打斷。

我俯看下面的雪草叢，像死寂，又像蘊藏了生氣。剎那間，腦海激盪了一些奇想。啊，草叢下埋着多少個謎。這個北國大陸的丘陵地，根本就是个說不完的故事。

機師比利對着掛在嘴旁的話筒喃了一會，定是向附近的指揮站提供了我們的行踪。此刻我才想起這廣濶的天空上，竟是那麼「繁忙」。我

感到不同方向、不同頻率的電波，像利箭般向我們這隻鐵鳥射來。記得在緬北某次的叢林中，我也嘗試過這答答地把對話射向數百哩外的華德……

「CJM, CJP, 華德，你聽清楚嗎？」  
「落着。華德在短波中的聲調是深沉的。」

「訊息是陽光、陽光、雪車、熱狗、熱狗……你聽到嗎？」  
「落着。熱狗下面是甚麼？」

「聖誕老人、聖誕老人……」  
「落着。我抄下了。」華德這回像沒有表情。

我相信在數百哩外礦務公司的辦公室內，華德已牢牢地把訊碼抄下。已觸綠石層，未有確絲蛛跡——對華德來說，不是個值得鼓舞的消息。



自從換了在水電公司的工作後，森林探測的活動祇是局限在大河的兩旁。

加拿大、緬尼吐巴，都是印第安人的名字，就是納爾遜河也原是甚麼「加拉洛加茂」的土名。為了紀念百多年前在赫遜灣外探險者納爾遜，緬省政府才把這河改上白人的名字。我們現在沿河的下游鑽探，于拿娃巴，好漂亮的印第安人克利族土語。有人說：那是「希望明天不要來」的意思。

無論于拿娃巴或是其他叢林營地的生活都是一致的。工餘後活動的範圍就是限於那十多個營幕之間。隆冬的深夜，要是你沒閒情去欣賞天際青綠變幻如龍的北極光，或去數點大熊北斗的星座的話，你祇好躺在床上去看書。友人劉君在溫城給我借來一冊「加拿大華僑史」，我祇好倚着枕，在那五百多頁的文字裏去嗅點自己民族的氣息。

那個口齒不很伶俐的機師追到營內借點東西，他看見我木箱下的中央日報，問道：「SINCE 是甚麼意思？」我問他：「你那裏學來，單是兩個音，」

我不能給你說是甚麼意思。」

外國朋友就是那末簡單，以為學了兩個音，便是學了一點意思。他們還常常問，為甚麼我們的中文書籍都是向後翻的。哈，洋朋友啊，真難跟你們說理。

在這個于拿娃巴的小圈子裏，我就仿似代表了一萬萬中國同胞似的，尤其對着這冊加國華僑史，我的腦海已盪着菲沙河的浪濤，及追尋着洛磯西麓中國人在百多年前所留下

的足跡。  
我沿着卑詩版圖上去構想當時許多名稱古怪的小鎮：茂士，密尖，陳架，罇貓，百加委路……再看着圖片裏長衫寬袖的華人，我也看到礦區裏工作的華人，也看到那些木架搭的煙窟……百年前加西海岸的內陸竟屠戮了這麼多的華人，這群拓荒者的面目與今天如斯不同。  
叢林外吹來切臉的寒風，我的血液沸騰了少許……營內的監督剛進

來。

「喬治，你在看甚麼？」他問道。

「是一些關於中國人在加拿大的事。」我說道。我真想告訴他一些早期華人在加國墾荒的事跡，或許他已讀過皮爾普頓那本 THE LAST SPIKE，已看過那些拖着辮子的華工在開山築軌的照片。——加西太平洋鐵路，洛磯山一段是華僑付上了四年血汗與數百生命而鋪上的。

看着納爾遜河那厚厚的冰，你就不會懷疑當年這些來加國尋求夢想的鄉愚，他們的毅力竟是這麼堅韌。而他們當中，很多卻未能圓那要圓的夢……

看李東海這兩句「可憐菲沙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再看多頓城及其他「鬼埠」所埋上僑胞的骸骨，你就不禁問：那些鄉愚何竟有這麼大的夢想？（我雖祇是「生於斯，命不是長於斯」的炎黃子孫，但在血緣上，風俗上與四邑的「鄉里」們仍是同出一轍……我

真試圖在情感上去明白他們。）

百年前是遜清帝制，民生凋瘵的時代，僑胞的夢幻是可明白的。不過，百年後，接踵而來這個加國的人，仍是抱着同樣的夢幻。整居在于拿娃巴久了，你就會明白，僑胞在卑詩不毛之地那種「年深外境猶吾境，日久他鄉是故鄉」的心情了。

「GIN GIN 是甚麼意思？」那個法籍機師又再問着。

我覺得納爾遜河旁的人同樣存着夢想。在那落寞而更接近造物主的深曠叢林中，人再浩歎地土坷坎的生涯時，人們應想到那永恆的實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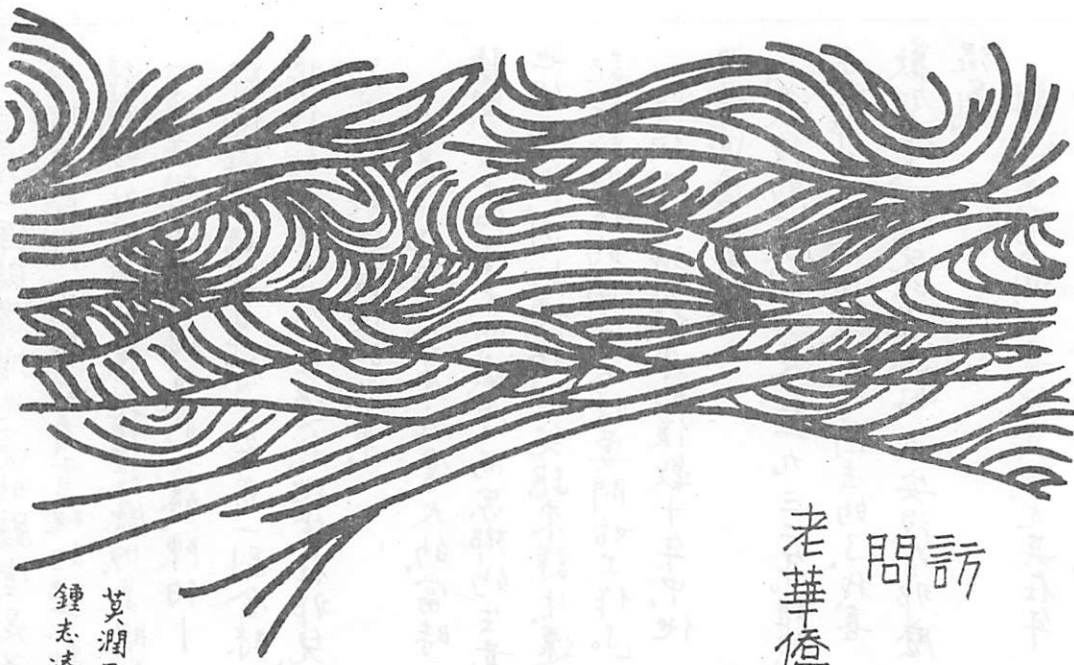
同學們暑期遷居，  
務請儘早通知本刊  
發行部。  
謝謝。

# 他們

## 這——輩子

訪問

老華僑



莫潤昌  
鍾志凌

「金山！嘿！是難山啊！」一位姓陸的老華僑帶着一點兒氣憤對我說。

未曾渡過重洋，嘗過飄泊生活的人，是很難瞭解及體會異鄉人的生活及心境的。記得在香港時曾聽聞金山阿伯的戲劇化故事，如今身在北美這中國人較少的溫尼泊城，來到這簡陋得無可再簡的唐人街，陳舊得無可再舊的樓房，我才第一次接觸到「金山阿伯」。

我從未有過訪問的經驗，給陸老伯這樣一說，楞了一會。

一九二二年我初到加拿大，原以為是金山，可以來這兒拚命掙，誰知不是這樣。現在的人做工到了鐘點便可以回家，以前卻不是這樣的。我在餐館做工，早上十一時開始，直至凌晨兩點，放工時，老闆還瞪着你。唉！餐館工作最難做，唐人不好，我是唐人也難。唐人老闆要你命也賠上工資又不好，三十五塊錢一個月，又要洗地台，又要洗盤碗……」

陸老伯今年已是七十二歲。十八歲便來到加拿大，初在沙省的一個小鎮工作，後轉到溫城。從他額上的皺紋，蒼老的面容，魚神的目光，及遼緩的拐步，不禁使人聯想到一個歷盡滄桑的人。或許他的際遇是我們這群年青學子很難瞭解的，他沒有結婚，也從未回過唐山，可說一輩子就在這異鄉，魚親無故地過着獨居的生活。面對着這位飽受生活折磨的老人，我黯然了。

這是一個頗寬闊光亮的廳堂，是華僑聚集閒談、讀報，或看電視的地方。數張簡陋的椅桌整齊地擺設廳內，靠牆的一邊並排着兩張破舊的沙發。陳伯——那個斑髮稀疏、鼻樑上架着一副金絲眼鏡的七十老人，正適然地坐在那兒，跟我娓娓述說他的故事。

「我是一九二一年來加拿大的。當時聽聞有去加拿大的機會，而家鄉的生意也很難做，因此便獨個兒跑來謀生。還記得抵加後的第二天便要開始工作了。」陳伯又告訴我，來加後數十年中，他也曾回唐山數次。

「最後的一次回去是在一九三二年。雖然子女都在香港，我也不會回去了。我喜歡加拿大，這兒比香港好，治安沒有那麽混亂。」

難道單獨一個人寄留異地，尤其在年老需人照顧的時候，不會寂寞嗎？生活又如何維持呢？

「我現在是喫政府的 PENSION，每月有一百二十元。阿媽已鑽落地底了，但我還

「我是台山台沙人，一九一八年來加拿大。我十一歲便在香港工作，十八歲便到這兒來。」

「給你說吧，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八年間我在香港，那時人口祇有十六萬，現在是四個 MILLION 了。我在西餐廳洗杯、收拾枱桌，你猜薪金有多少？」

「三十元，哈哈！要是這樣我就不來了。——兩元！——不過，是包食宿。當時想到父母家人，而且在香港也沒有振作，於是便跑來加拿大。在這兒每天工作十八小時，月薪也有二十五元。在香港也是工作十八小時哩。」

「賣豬仔也過來，不是，那時沒有這回事了。我是納五百元人頭稅來的。我先在溫哥華工作了一年，歇了，便去 WILLOWTON，後來到 MINNIEP。」

「這個……我回過唐山一次，為了結婚。我的孩子現在也大了。」  
「你們這些年輕人，要研究一下世界歷史，你知道嗎？一九三零年世界不景，那時唐人有甚麼便做甚麼，有的做洗衣，有的做餐館，有的做手作。沒有工作的，就到政府的 WORKHOUSE 領取食物，是救濟式。不景氣時，就是這樣。」

「喔，加籍不加籍也不打緊，我是中國人就是中國人。你的面孔是不變的，不論你怎樣，外國人見了你的面孔，都要說你是一個 CHINESE。其實，我們是不得已才在這兒居留，若有機會回祖國，許多人都會回去。那個願意留在這兒受凍？這兒多是南方來的廣東人，中國南方的氣候與這兒不同，我們以



有孫兒和孫媳婦在多倫多。他們也很不放心我一個人在溫城。我的孫兒買了一間屋，還說其中的一間房是留給我的，很希望我去多倫多跟他們一起住哩！其實我也在多倫多住過數月。我不喜歡那兒，平日祇有我一個老人留在家裡，又不熟悉其他地方，也不認識甚麼人。在這兒我尚有幾個朋友嘛！

在這暮年的時候，既不用工作，也沒有甚麼顧慮，我想知道陳伯閒時有些甚麼消遣。

「我閒時閱讀雜誌，是七十年代，從香港寄來的。或者，看看電視。」

陳伯滿臉的皺紋，掩不住他歡悅的顏容。望着眼前這位老人家，心中不禁釋然，為他感到高興。在本地的老華僑中，他應算是少數幸福的一位了。

前全年都不用穿太多的衣服，更是整年有瓜菜吃，樹木、生果、樣樣都有，所以中國人是迫不得已留在這兒。」

「我現在空閒時便幫助其他的華僑，不論是誰都幫，能幫多少就多少。今天是禮拜天，以為沒有甚麼事了，出來跟朋友聊天，怎知一位朋友有病，便倍他往醫院去。」

王伯那豪爽態度和談吐，使我心情開朗了不少。離開他那簡陋的小房，再走訪了一些老華僑，便踏上歸程。途中心裡夾雜着不同的感受。這些老華僑捱了一輩子，所換來的是甚麼？生活安定，或是一輩子的孤單，還是每月按時的養老金？

「看破了！一輩子就是這樣過去。」一位老華僑的感歎使我不能忘懷。

說話的人差不多已走完了他的路，然而我們這一班剛起步的，對這句話又有甚麼感想？

## 更正啟事

上期之「一九七四年  
財務報告」中，「溫城

奉獻」之數目誤與「外地奉獻」倒置，特更正如左：

外地奉獻 5489 91

溫城奉獻 4347 25

總收入 9837 16

謹向讀者致歉。

# 不如歸？

## 緬大同學話去留

楊錫鏗  
劉明湛

是個清朗的週末下午，在緬大學生中心的一個房間內圍坐着九位從香港來的中國同學，正熱烈地討論着一些足以影響同學們或返港或留加的因素，他們是應「泉源」邀請出席座談會的。由於各同學均能直道所感，現場氣氛頗為融洽。以下是歷時兩句鐘的座談會內容節錄。

□

近來移民條例更改，影响到許多留學生的去留，或者我們當中，許多是移民，打算留居這裡，有些打算畢業後回去再申請移民，也有畢業後回去再也不來的，大家有許多不同的決定。也許我們可以談談我們決定去留的因素，以及我們在加不同的遭遇對這項抉擇的影響。

彭：最明顯的因素是職業問題以及個人興趣。很多人唸專業的，如工程，回港會找不到工作，逼不得已留下來，或者唸普通理科的，在這裡找不着工作，不得已回港教書。這是很普遍的。其次要看個人特殊情形。有些人在這裡找不到他們喜歡做的事，便回港去了。我相信大部份同學對香港總會有多少眷戀。至少，香港是個華人社會，在這裡始終

都有一種作客的心情。起碼我自己有這樣的心情，所以希望回去。

倪：你這種思想是否因家庭環境所形成？還是你來加後才有的？

彭：這是我來加後的體會。我的家庭不在香港，所以家庭對我完全沒有牽制。

良：我接觸過許多人，他們受家庭的壓力很大。有很多人對這裡很失望，很希望回港，但家人卻說，你留在那邊做個移民好了。尤其最近香港經濟不景，他們認為你在那邊至少也有保障，各方面的福利較好，所以我以為家庭的壓力是原因之一。

彭：我在前年聖誕曾回港，發覺在一年半裏香港的治安實在變得破壞。晚上想上街，就給姐姐罵，恐怕被打劫。(眾笑)在香港沒有安全感。

何：政治方面，以返港來說，數十年後的情

形會怎樣？兒女的處境又將如何？但若移民這裡，對這些問題就不用擔心了。

彭：但現在許多人都抱着「見一日，過一日」的心理。

穎：但我以為父母都會有這種憂慮，擔心兒女的將來不知會怎樣。為甚麼有些兒女不願留在加拿大，要回香港，父母們就勉強要他們留下來做移民，這樣將來有甚麼事情發生也可以立刻過來。

良：我相信去留問題，留當然指留在加拿大，去卻似乎有許多選擇，不僅是返港。但若留在加國，服務對象究竟是誰，這方面的價值要看個人如何衡量了。

羅：我來加是在十年前。我發現許多同學在港時，沒有甚麼理想，或許思想未成熟，未有一己的人生哲學。我

們的第一志願是唸大學，第二志願也是唸大學。(眾笑)觀念很狹窄。但來加後，漸漸有更大的醒覺，我們想到就業或繼續深造，都有許多選擇。於是我們談到理想，但是否找到一份工作，賺了錢，買屋，買車，如此便了。這問題困擾了我數年。吃穿職業固然重要，但人生意義方面也要滿足。這也是決定去留很重要的因素。

彭：許多人在中學時抱有很大的理想，但唸完了大學，理想也蕩然無存了。我自己便是唸了大學，人變得更現實。：你會考慮到很多問題，發覺理想是不可行的。有人抱着等待的心情，也有人注重了個人享受和生活的追求——理想也就拋開了。

穎：我想問問：人的崇高理想有多少可以成為事實，你是否會為個人的利益而向現實低頭，或你果真可以那麼崇高？

倪：我以為你說的理想是個不是理想。因為一個人的理想不可以為其他事物所影響。

□：相信留學生想到前途方面，多少會受理想所影響。這要視乎理想對我們的真實和深刻。我們對它能付出代價至那一程度。不過，我們希望知道是甚麼理想影響我們個別去留的決定？

元：去留只是一個手段。我們希望過某種方式的生活或達到某個理想，而留加或返港，是個途徑。

彭：我們得給理想下個定義……  
元：理想可以包括愛慕汽車、洋房……  
彭：那便脫離了「理想」的定義。  
元：但我在某一時間裏最希望得到的東西，不叫理想叫甚麼？

何：這是否說究竟留在加拿大實現理想的機會大一點，或是返港後……  
黎：理想是最終的目的或是一步一步的過程。

□：我們不是討論甚麼才是正確的理(眾笑)而我們很希望知道在座中將來要做甚麼，即廣義上的理想，會影響我們去留的。

謝：我們只是說到個人的利益或理想，但似乎卻忽略了父母在過去數十年來養育的恩德。今日我們既能自立，又會否奉養父母，好叫他們在年老

時和我們一起？

彭：我不同意那種見解，以為子女受父母教養十多年，便得犧牲自己的興趣和前途，只為盡了孝道。

良：說到孝道之於去留的影響，如果父母希望子女留加，要盡孝道，我們應該留下。：盡孝應注意父母對我們的期望，我們能否滿足他們，能否供養他們，但他們對你的期望是否正確，他們是否有足夠的知識，智慧給我們下一個去留的決定？我以為一味以盡孝來作去留的決定，實在不是明智之舉。

黎：我也反對以陪伴父母為返港的動機。只要一旦成材，服務社會，便已盡了孝道。

何：但若父母要你回港，又將如何？

黎：父母的意見未必正確……

何：那你便算不孝。

黎：若他們不對，這不算不孝。

羅：我以為若他們希望你回港，而這樣對各方面都沒有好處，你有義務給他們解釋。我們對父母的孝心，首先要物質上盡力的奉養，其次在自己的學業或職業努力，令他們因你而感到驕傲。第三要讓他們曉得，我們常掛念他們，愛他們。：魚可否認，今日的中國人是很不幸的一代，好像有家歸不得。

今日的中國人  
是很不幸的一代，  
好像有家歸不得。

子女對中國文化  
沒有清楚認識，  
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 我們不能求一個理想的情形。

當然我們各人有不同的情形，但我們對去留的決定都會考慮到父母這方面。剛才提及理想，大家在未來加前及抵加後的想法有沒有改變？還有甚麼補充？

元：我個人來說，來加時沒有甚麼想法，只是要唸書。抵加後這三年，在大學裡看法亂了許多。

何：我以前做了幾年事，感到自己知識水準很低，所以有慾望求學上進。於是再唸書。抵加之初，只想到將來回港做些較高級的工作，理想很狹窄。但來加唸了一年多書，發覺在此可以有更多方面的發展，如美國或較大的公司，比香港的大。但我能在此幹大事嗎？在香港環境有利，幹大事的機會很高，但在這兒，言語上有困難，朋友關係也得重新建立，而且自己年紀也不小，此時才結識朋友……

彭：你所說的大事，是否指幹一番事業？

何：是，是指成為經理或擁有一所大工廠。

羅：你是唸商科的？

何：不是。（眾笑）

穎：這使我想這一點，有人認為不值得留在這兒是因為有些非我族類的感覺——若干程度的歧視。我們是否能夠成為西方社會的一份子，這對我們留加的决定，成功，抱負都有影響。

元：我覺得自己在港二十年了，而在港成功的機會也甚微。（眾笑）

彭：我們來加後，可以在某方面接受它的思想，但歸根究底，是接受了中國傳統教育。即使在此發覺了不少很好，很合理的事物，仍要抱持舊日的那一套。

羅：有人認為黃種人在此不能成功，這原是正確的。我工作時，英語流利不如人，寫東西速度又不如人，作為老闆，要求效率當然我也不會聘請黃種人。中國人若要在北落籍，一定要接受這事實，我們要加倍努力才能達到同樣的水準。我以為我們在這西方社會也有可以貢獻的地方，我們可以把東方美好的文化傳統介紹給西方人，如孝心

愛朋友為人群等。

我認識一位中國女孩，六年級便來美，她很有創造力，她以為中國的童話很有意義，於是進行繙譯的工作，藉此將東方文化加入西方文化。

□ 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但中國人卻較少坦白去談的，就是找對象。在這兒找對象的機會大嗎？有沒有考慮過和外國人結婚？這會左右我們去留的决定嗎？

彭：我住宿舍的第一年，好奇怪，男女碰頭，視而不見的。這種風氣不知怎麼形成的。

良：用經濟眼光來看，這是供求的問題。（眾笑）男孩子過剩。至於和外籍女子通婚，所謂非我族類：先做朋友才談婚姻的，是嗎？和外國人能否有深交，在這兒仍有微妙的種族歧視，所以很難找到一個外國女孩可以吸引你留下來的。（眾笑）在我的朋友中，有兩個實例：一個中國男孩朋友娶外國人，又另一個外國女孩朋友嫁給中國人……他們的婚姻美滿有甚麼原因？是在乎個人方面能否接受對方的文化，而且真正可以做到乳水交融的地步。後者也許很特殊，這個外國女孩很中國化，自幼便對中國人很有好感，而

那中國男孩也很西化，很能打成一片。

元：我不以為太幸福。(象笑)有興趣於對方的文化，祇是開始的數年……

彭：目前中國在國際地位提高了，而且許多青年對東方文化、哲學起了更大的好奇心，與中國人通婚的比率會逐漸提高。

羅：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別無選擇啊。(象笑)

□：這是很現實的，可不是，例如你唸完書留在加工作，怎辦呢？

何：可以到溫哥華。

良：離開學校找伴侶更困難。

穎：這要看你們(指男同學)的選擇眼光如何，假如太苛求……(象笑)

□：我們有沒有想及下一代子女的問題？聽說有些移民的子女，代溝問題很嚴重。這會否影響我們落籍的決定？

彭：我和好幾位朋友談過，他們即使在

這兒成家立室也要把子女送回香港接受數年的中文教育。

良：有沒有可能在這兒設中文進修班？

眾：有。

倪：卻不如在香港社會接觸中國文化的影響大。

良：當然，這祇是個補救方法之一。

倪：我以為這是很可惜的。子女對中國文化沒有清楚認識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良：如果送孩子回港唸書數年，實際上怎樣進行？要太太陪他？自己也回去，或是孩子一人在那邊？如果孩子一人在那邊，後果不……

羅：我以為送孩子回去唸書，對他是不個不良的影響。在他重要的學習過程中，卻把他弄糊塗了。無論怎樣行，都是個犧牲。

彭：我剛才所說的，只是個原則性的問題，仍有許多細節，他們只是希望孩子至少懂得寫中文。這當然是不夠的。其實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還有一個很切實的問題：在此居留將來很可能成為公民。公民自有他的權利，但同學們有沒有想及公民的義務呢？例如一旦戰爭爆發，入伍是很可能的。你對中國對加拿大的看法是怎樣的，你是否仍以自己是

中國人，或是加拿大人？換言之，你會是個怎樣的公民？這對去留的決定有影響嗎？

倪：若加拿大發生戰爭，本地出生的華僑，多會忠心於加拿大，因為外界事物對他們的影響較家庭的大。從中國背景來的社會來的留學生，我認為無論在甚麼情況下，一輩子都會很關切中國，比之加拿大深切。

良：就是有資格投票，你對那幾個領袖和黨派有認識嗎？你有興趣去投票嗎？這就可表現你對加拿大的關心。

倪：你說的不錯，加拿大這個國家，我不客氣地說，祇不過是個避難所而已。(象笑)它的人來自世界不同的環境角落，他們其實是極不願意離開本土，來到這裡謀求生存與和平。究竟，他們還是忠於自己的國家。

羅：我們若成為加公民，就應把眼光放大，看看加拿大現在面臨的問題，如勞工問題等。加拿大正要尋求一個國家觀念，身為公民，應該幫助他們。我覺得，中國人可以在這方面有所貢獻。

倪：你說的去留關乎對社會貢獻之大小，以中國人的身份，加拿大的社會

加拿大這個國家，容我不客氣地說，祇不過是個避難所而已。

在這兒，

我有做 minority 的感覺。

需要你的貢獻。如果中國社會也需要你的貢獻，為甚麼我們不回香港，改善我們社會的切身問題？

羅：我們成為移民或公民，都有些很實際的原因。但若我們有自由選擇的機會，而感到對中國人的負擔較重，那就索性回去了。我本身是中國人，也是加拿大公民，我將會在今年七月回香港，但這並不表示我在加不能有所貢獻。

□：上面我們分析了許多決定去留的因素，但如果當初我們沒有來加，根本就不用考慮這許多問題，究竟各位初來加的原因在那裏？

謝：就香港而言，普通中上家庭的子女，若不用顧慮家庭的經濟負擔，中學畢業後大都會繼續升學，考不進香港大學的便出國，其實是沒有選擇的餘地，也沒有考慮過要做甚麼，不過說去就去了。而且中國人以為「萬事皆下品，惟有讀書

高」，父母以子女留洋為榮，在親友面前說話也可以高聲一點。

穎：香港人總有點崇洋心理，以為出國就可以掘金了。

良：那曉得「掘金」是如此的。

元：我想，移民私為了逃避現實。

倪：在香港沒有可發展的，來了這兒，數上幾年，交了一群朋友，對當地認識較深，便會考慮在此留下來，時間愈久，這種意識愈深，你會覺得這兒也不錯。

□：最後一個問題，希望大家簡短答覆，影響你個人去留的決定最大因素是甚麼？

羅：我覺得香港的青年很可憐，所以我願意回港盡我力量而為。

謝：我要敬奉父母，這對我來說是最重

要的因素。

彭：我還沒有決定是否會回港居留，若我回港，我希望能與一些志同道合者在文化或政治方面做一番事。

良：我要視乎那一個社會真正需要我的貢獻。當然我的目標是以華人社會為主。

倪：我以為最主要的是切身問題。我認為應先準備好自己，才能做自己所希望做的事。

元：在這兒，我有做 minority 的感覺。我不打算，也不認為我有本份應該去改

善這兒的環境。去或留，要視乎將來北美洲及香港局勢的轉變才能決定。

蔡：從自己發展方面着想，我若適應那一個環境，我便留在那裡。

穎：我還不能決定，所以無可奉告。

□：由於時間關係，座談會至此結束。多謝各位出席。

很明顯地，以上的談話並不能代編大中國同學的大多數意見，更不能視之為留加中國同學的一般看法。不過，同學們的談話足以反映出他們的價值觀念。無疑我們的人生觀，我們的價值觀，實在支配了我們許多重要的決定。

然而，甚麼才是正確的人生觀，或許，大多數同學在考慮這「去留問題時所需要的並非一項現實的利益比較，而是一個方向，一個明確、永恆的價值觀、人生觀。



# 新來客



隻皮箱上顯露無遺。

「你有要填報的嗎？」

「填報？」他既聽不懂英文更不明白問題的意思。檢查員抽起皮箱的內夾，「這兒放的是什麼？」還有什麼呢？都是些初到異地過新生活的人所帶來的東西罷了。

他關好皮箱，粗壯有力的手提起行李，大踏步地走出機場的自動門，懷着激動和興奮開始他新的歷程。

多少次你受盡了失敗的煎熬，渴望能把過去拋諸腦後，重新再來一遍！

巴不得我們可以再活一次！

這正是神給我們的機會。當我們在基督耶穌裏成為新造的人，我們便與過去告別，昂首大踏步地穿門越檻，向未來邁進。

丹尼喜歡買些「老爺車」，把它們好好地修理一番。一次他以低價買了一部很殘舊的柯士甸牌房車。他先把內部機器修理妥當，然後着手修飾外殼，鏟平凹處，填補生鏽的地方，擦亮那久已失色的鍍銀，裝上新的尾廂門鎖，又噴上數層鮮紅

跟我一道站在多倫多機場的乘客出口處，在等待的人群裡，感受一下他們底迫人熱望——一張張神情急切的臉孔，要一瞥久別重逢的親友。剛下機的人也同樣地向人群探索。啊，找着了！看他焦躁的臉登時綻起了笑容。這些人許多是遊罷歸來，也有為了各種不同原因跑到這兒來的。

看這個男子從行李轉盤提起兩隻笨重的皮箱，然後向海關檢查處擠去。他的來歷已在這兩

的新漆換過車胎和車輪蓋。座位的翻新當然不在話下。一切修理完工後，汽車果然煥然一新，與剛從汽車廠出來的，不相上下。

這正是神在我們身上所做的。當我們的護欄，在生活的沖擊碰撞下，生鏽，磨損了，祂就放我們在支撐的木架上，悉心修理填補我們破損的地方。使徒保羅說過，我們外體雖會朽壞，但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看到神更生再造的大能和作為，真是叫人興奮！

最近我和內子到蘇聯旅行。旅程上最精彩的一項節目，要算是參觀莫斯科紅場的列寧墓。參觀的行列很長，隊伍逐步向前移動。等候之餘，我環顧四周，遠處是聖巴澤爾教堂，克里姆林宮，及那鐮刀和鎚的旗幟在空中飄揚。

麻石矮牆圍封着的，正是列寧安葬的地方。點數之下，陵墓外面有十個士兵。

好不容易輪到我們進去參觀了。

兩個兩個訓令官喊着：「不許談話，不許笑，不許拍照。」

通過入口處，向下走了一段石階，轉了個彎，再

爬上樓梯。凝望那一度最有權勢的無神主義者之遺骸，是何等的發人深省！

仰臉臥着的列寧，雙目緊閉，手疊放着，冷峻的白光，好像從他的屍體發散出來。除了偶然移步發出的擦擦聲外，再沒有其他聲響劃破這一片沉寂。我暗暗地數點，佇立的士兵，共十二個，連同陵墓外的共二十二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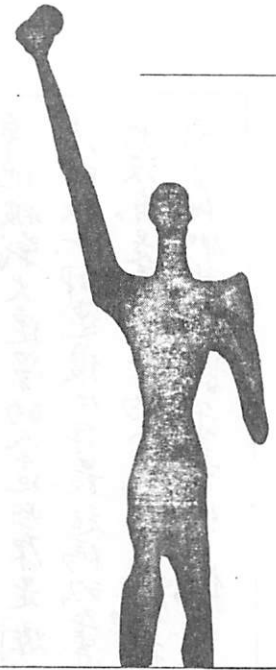
下了石階，走在普照的陽光下，一個意念不斷在我腦海裏震盪，如同我跳動的脈膊。列寧死了！耶穌活着！列寧死了！耶穌活着！

那二十一個全副武裝的士兵，在那兒看守拿撒勒人耶穌的屍體？萬人要瞻仰的耶穌的棺柩又在那裏？這些都無處可覓。耶穌的軀體已經不在世上，因祂升天返父家的時候，已把身子帶走。祂從死裡復活，預表我們的更生。此時此刻，祂正活着。

基督的信息全是關於新的開始。那個提着皮箱興奮地走出多倫多機場的新來客，正好比喻神要給予每一個人的新生命。

(原著：ROD HURON. USED BY PERMISSION FROM DECISION, c.1975 BY THE 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





# 我愛

# 平等

凌

「我不知道加拿大將要變得怎樣！教授離開實驗室去用膳前對我說，不是這兒罷工，就是那兒罷工，到處都是罷工，或許明天大學教授也來一次罷工。加拿大已不再是一個安樂國。」

教授的憤慨不是沒有來由的。前年十一月緬大的部份工作人員罷工所造成的混亂，猶未從人們的腦海中褪去，上星期罷工風潮再次在這所緬省的最高學府捲土重來。罷工

工人員認為大學給予他們不平等  
的待遇，校方也力舉理由。大學今年  
的財政支出比以往的大，那裏來加新  
的能力呢？雙方都各持己見，各以自  
己的立場來據理力爭。

我無意去分析內情，只是教授的話  
卻激起我對社會某些平等問題的感慨。

這些年來，全各地都陸續掀起一  
連串的罷工風潮，似乎成了時尚。接二  
連三地：郵差罷工、火車工人罷工、飛機  
人員罷工、運輸工人罷工、飛機場的工  
人罷工、大學內部人員罷工、南丁格爾  
也喊罷工。最近溫哥華某所醫院的  
醫生也實行名為病假，實為罷工的  
行動。一切是為了甚麼呢？是要求  
合理的新酬，平等的待遇。但罷工果  
真能解決問題嗎？當我們以罷工  
來作為爭取平等的途徑時，有否  
增加了社會的混亂，有否替別人帶  
來了不平等的可能？或許，多數人的  
加新會造成少數人的失業，這少數  
人的平等待遇是否活該。

我不禁迷惑了。甚麼叫做「平等」？  
在今天這個人人追求個人平等的時  
代裏，平等是否祇屬於某些人的  
權利？當加地的郵政人員罷工而又  
罷工的時候，我想起了香港的郵差替  
他們難過，也更曉得去感激和欣賞  
他們的工作。每天派信兩次，每星期工  
作六天，每月薪酬是數百元（港幣），一  
家數口吃的穿的，住的全靠它了。不  
夠用嗎？他們還是默默地工作下去。  
我不明白，是中國人的個性本就是  
如此，心氣吞聲，抑或是因為沒有  
一個工會為他們出面交涉，或是因為  
得不到社會人士或政府官員的同情  
支持。難道這就是他們從一個高舉  
平等自由的社會所獲取的「平等」嗎？  
當人們都高呼平等的口號時，多少  
人曾為別人的平等而吶喊過？

社會裏窮的越窮，富的越富，香港  
如是，加國如是，世界各地都如是。朱門  
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古人的話，今天  
是照樣用得着。在各人都正為自己

的平等而努力之際，有多少人挺起身來，放下一己之利益，為這個不平等的歪曲現象打起旗幟。

數日前的晚上，我坐在電視機前看新聞報告。一幕一幕的戰火，逃難人潮，饑荒待死的鏡頭在我眼前流動過去。在越南到處沒着瘦削深陷的面孔，悲哀驚惶的眼神，骨瘦嶙峋的身體，在全邊一個個餓得肚子都鼓起來了的孩子，坐在地上，竭力地伸長手，去爭取救濟人員在他們手上劃上記號的機會，救濟品太少了，這記號意味著生與死的決定。當婦女們正在為自己在家庭內和社會上的地位而力呼平等，當受薪者正在為自己的薪酬待遇而力求平等，當理想主義者正在為人權而大肆鼓吹平等之際，這些無辜地被戰火連累的人，這些原是爛漫的孩子，卻連獲生存最起碼的平等也沒有。是愛，平等的人遺忘了他們，抑或是他們所應有的平等不值一顧。

我還顧我思索，在平等聲中，我該用甚麼來衡量真正的平等啊。

你們天父……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我聽到了主耶穌對家人說過的話。

是的，是的！我猛然驚醒，基督的愛不就實現了世上最公道的平等嗎？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流出來的。祂所說的，你們，包括了無數個你。我，不論是貴冑名門，或販夫走卒，是富人或窮人，是好人或，萬惡不赦的罪人，在祂眼中，他們的命都有著同等價值，是同樣地寶貴，同樣地為祂所珍惜。多奧妙！基督的愛披及了每一個人，沒有輕重之別，沒有階級等次之分。我明白了。活在今日的社會裏，只有這種愛才是真正平等的推動力。要從社會獲取平等，就得先向人履行平等的義務。否則，也不過是徒呼口號，空有理想而已。一天，我們未能除去私心，為別人的幸福與平等謀打算，公

道平等的社會又怎能出現。

在一片平等的呼聲中，真願人都能先接受基督的愛，先去體會感銘祂那平等的信息。這樣，我們才可以互相關顧，以愛相連，才可以有一個準則來衡量平等。

## 印刷機獻金啟事

印刷機獻金已收達所需費用，我們感謝主的帶領和供應。今後該獻金餘款將撥歸泉源為經常費用。我們已先後購置柯式印刷機、製版機、及小型切紙機各一架，並從上星期開始正式使用柯式印刷。負責印刷的弟兄們，正不斷力求改進，願主加給他們力量。

我們將這些機件完全放在主手中，願祂隨意使用，更將我們自己重新奉獻給主，求祂進一步得着我們，做祂合用的器皿。

# YOUR DECISION

# 剪寄之頁

日期 Date \_\_\_\_\_

Sex: M. <input type="checkbox"/> F. <input type="checkbox"/> 性別 男 <input type="checkbox"/> 女 <input type="checkbox"/>	Education: Univer-大 <input type="checkbox"/> High <input type="checkbox"/> Others <input type="checkbox"/> 學歷 city學 School 中學 其他
Age: 10-20 <input type="checkbox"/> 21+ <input type="checkbox"/> 年齡 十至二十 <input type="checkbox"/> 廿一或 <input type="checkbox"/> 以上	Occupation: _____ 職業

我不是基督徒,但希望進一步認識基督的真理。請與我通信。  
I am not a Christian, but I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Jesus Christ.  
Please correspond with me.

讀此刊後,心受感動。我願意信耶穌,接受祂為我救主。請為我禱告。  
My heart is moved after reading this magazine and I would like to receive  
Jesus Christ as my Lord and Saviour. Please pray for me.

我是基督徒。讀此刊後,心中受主愛的激勵,願將自己完全奉獻給主,求主帶  
領我一生。請為我禱告。  
I am a Christian. I would like to dedicate my life to Jesus Christ and  
trust that He has a plan for my future. Please pray for me.

我是基督徒,但曾冷淡。現將自己再次奉獻給主。請為我禱告。  
I am a Christian, but have turned away from God. After reading this  
magazine I would like to rededicate myself to the Lord. Please pray for me.

我是基督徒,樂意在此事工上有份。  
I am a Christian, and would like to support this work of God.

附上獻金 \_\_\_\_\_ 元為「泉源」之用。  
Enclosed is \$ \_\_\_\_\_ for Fountain General Fund.

支票收款人應為 : The Fountain  
(Please make cheque payable to The Fountain.)

我已遷居。舊址如右:  
I have moved. My old address is:

--	--

請勿再寄「泉源」給我。住址如右:  
Please stop sending me The Fountain at:

請退回電腦排印之住址貼條  
Attach address label here.

我的意見:

My opinion about The Fountain is:

--

郵票  
STAMP

THE FOUNTAIN,  
P.O. BOX 1172,  
WINNIPEG, MANITOBA,  
CANADA,  
R3C 2Y4.

PLEASE PRINT

為便利電腦排印名址  
請用英文正楷填寫清楚

發信人  
FROM

英文姓名  
NAME

Mr.  
Mrs.  
Miss

姓

Last Name

名 First Name

英文地址  
ADDRESS

郵政區號  
Postal Code

<input type="text"/>	<input type="text"/>	<input type="text"/>	<input type="text"/>	<input type="text"/>	<input type="text"/>
----------------------	----------------------	----------------------	----------------------	----------------------	----------------------

請寄贈下列親友  
(請用郵政區號)

NEW REQUESTS  
Please use postal codes.)

		Quantity 數量	
Name 英文姓名	Address 英文住址	Fountain '泉源'	"To You" '寄'

Please put (NC) after name if he (or she) is a non-Christian.

若親友為非基督徒，請在姓名後加註「未信」二字。

For additional requests, please use another sheet of paper.

如空格不足，請用另紙。